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七回 遭災劫妖道搭天橋 發慈悲劍仙授密計

話說趙振武對柳遲、陸小青二人述那老和尚搭天橋的事，述到眾人中有人大呼天橋搭下來了的時候，柳遲截斷話頭問了那們一句。趙振武不慌不忙的笑道：「自然是真個有天橋搭下來了，只是眾人看那天橋，不過有兩尺來寬。因為起了極濃厚的霧，看不多遠，但是確見有兩盞雲燈。燈光能照透重霧，眼力足的少年，能隱約希得見兩盞天燈之中，有一個彷彿似門的黑洞，大家都斷定那黑洞便是天門。窺仔細定睛一瞧，這座天橋，就是從那天門裡搭出來的。想看天橋的人雖多，敢上天橋的卻少，立處與天橋相近的幾個人，趨趨不敢上去。立在遠處有的想上去的，又被人多擁擠住了，一時走不到橋前，只急得大喊道：「前面的人想登天堂的就得快走，沒有這種福分的，就得趕緊滾開些，讓我們好上去！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，豈可錯過？有多少修道的人，勤修苦練一輩子，還不能上天堂。我們若不是蒙活佛臨凡指引，誰知道玉帝有這道意旨，連搭三天天橋來接引凡夫呢？」在前面的人，所得後面的人這們說，登時都鼓起一腔勇氣，同聲應道：『不錯，不錯！我們記得活佛曾說過的，我等若是塵緣未盡，暫不能脫離塵世的，到天堂遊觀一會，仍可由天橋上走回塵世來。活佛吩咐的話，決沒有虛假！我們即算沒有登天堂的福分，到天常上去開一開眼界也是好的。』這些人說著，真個舉步向天橋上走去。」

「凡事難於創始，沒有人奮勇上前，大家都存心觀望。一見有人走第一，以下走第二第三的，就接著爭先恐後了。當時也沒有人在旁數，大約已走上去二三十人，忽然兩盞天燈同時熄滅，天橋跟著往上一收，天門也隨即關閉了。已走上天橋的人，一個也不曾掉下，只在天橋剛收上去的時候，隱約聽得半空中「喀喳」響了一聲，於是來不及上去的人，同聲喊道：『天橋收了，天橋收了！』有許多跺腳歎息，歸咎各自的福命薄不能走這條捷徑上天堂的。有歸咎天橋太收快的。有怪立在天橋跟前的人，既自己無福上去，就應該趕緊走開，讓一條路給旁人上去的。總之，無一個不以未得走上天橋為可惜。那二三個人已經走上天橋去了的，各人家中都有親戚六眷及地方鄰居前去道喜。都說，這樣上天堂，就和修道的白日飛升一樣，一人得道，雞犬同升，將來各家都是要得好處的。相信最篤的人，以為不得上去，是由於心不虔誠，多有在元宵節這一日，齋戒沐浴，焚香禱祝虛空過往神，保佑他得上天堂。滿城人如發了狂的一般，簡直沒人敢說半句輕慢侮辱的話。」

「這夜到大西門外去看的，比昨夜更多了。昨夜有些等不及回去了的，都後悔不迭，這夜誓必等到天明！這夜的天橋，比昨夜卻搭的早些了，才到三更時分，便和昨夜一樣，陡起一天濃霧，濃霧一起，天燈即懸掛出來，天橋也就接著搭下來了。昨夜恨不曾上去的人，今夜一見天橋，一個個爭先向天橋跑。約莫已跑上去了五六個，地下的人正接連要往上跑，天橋忽然收了，天燈也熄了，天門也關了。須臾之間，一陣怪風突起，吹得雲消霧散，一輪寒月當空，天上除幾點寒星而外，甚麼東西也沒有。地下想上去不曾來得及的人，都捶胸頓足的哭起來，長沙是這般一連關了兩夜。如此奇怪消息，傳播得比甚麼還快，四鄉的人，二三里遠近的，都趕到省城來看。」

「那時是我高祖趙星橋做湖南巡撫。聽了這消息，明知沒有真個搭天橋的事，不過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他老人家也猜度不出。逆料兩夜上天橋的人，必無生還之理。心裡著急長是這們鬧下去，一則妖言惑眾。煽亂人心。二則一般無知無識的愚民相率是這般平白無端的枉送了性命，也太覺可憐可憫，待出示禁止妖言，不許眾人在大西門外集聚罷，只因天橋天燈，確有那件東西，經數千百人的眼睛看見的。要出示禁止一般愚民上去，告示上面須說出一個不足信的所以然來。自己既不知道究竟，幾句空空洞洞的官樣文章，如何能禁得住那一般愚民呢？他老人家都急得無可奈何，只得瞞著滿衙門的人，獨自改裝一個平常人出來，打聽外面的議論，並查訪兩夜上天橋的實在情形。」

「在大西門外搭天橋的地方，勘驗了好一會，看不出一點兒可疑的痕跡。當下找了一個接連看過兩夜搭天橋的船戶問道：『你記得那兩盞天燈懸掛在甚麼地方麼？』船戶答道：『我當時看的最清楚，兩次的天燈，都懸掛在一處地方，沒有移動。天燈的光亮，彷彿看見是淡綠色的，若不是有那們厚的霧，我連遠近都能看的出來。』他老人家一聽船戶這們說，就覺得這裡有可疑之處，連忙問道：『天燈懸掛在天上，你怎麼能看得出遠近呢？』船戶伸手向那方一指，說道：『確實就在那地方，雖是在霧裡看見，但我駕了半生的船，在河江裡遇霧，是極尋常的事。我兩隻眼睛，看霧也看慣了，不過前昨兩夜的霧，比平日濃厚幾倍，所以我只對看得出那地方。畢竟離地下有多遠，不敢亂估。』他老人家就船戶指的方向看去，好像就在嶽麓山頂上，他老人家連問了幾遍，船戶斷定是那地方。船戶走開後，他老人家獨自遠望著嶽麓山頂山神。」

那時天氣清明，從大西門河岸到嶽麓山頂，照弓丈量起來，雖也有好幾里路，然山頂的樹木房屋，尚能歷歷看得分明。忽見那山頂上有兩隻黑鳥，一上一下的翩翩飛舞。有時冲天高舉，健翎凌雲；有時斂翼卑飛疾如星火。我高祖心想：相隔這們遠。平日山頂上有人，立在這裡尚看不清楚，如何能看見飛起來的鳥雀呢？這必是我的眼睛發花，不是真個有這們兩隻鳥在那裡飛舞。一時心裡雖這般疑惑，然放不下就此不看個仔細。用衣袖將兩眼揉了幾下，自覺很光明瞭，再定睛看那山頂，實在是有兩隻黑鳥，飛起來的時候，並能看得出兩鳥的肚皮上，都有一塊白毛。我高祖看得仔細了，不禁大吃一驚！暗想，這是從那裡來的這樣兩隻怪鳥？若不是比尋常鳥雀高大到數百倍，相離這們遠，決看不見。方才船戶說天燈懸掛的地方，就是嶽麓山頂上，而此時又湊巧看見，這般兩隻怪鳥，我何不趁現在天色尚早，親到山頂上察看一番？若因此看得出一些兒形跡來，能設法將前昨兩夜的事弄明白，豈非地方人民之福？我高祖生性極強毅，膽量又極大，主意一定，便雇了一隻划船，頃刻就渡河到了嶽麓山下。抬頭看兩隻黑鳥，已不知飛到哪裡去了，只是既到了山下，不能因看不見兩鳥，便不上山，振作起精神，一口氣走上山巔。舉眼向四處一望，飛來飛去的小鳥很多，再也尋不見那大鳥的影子，其他可疑的形跡，更是一點也看不出。在山頂上立了些時，覺得上山很吃力，身體異常疲乏，口裡也渴得厲害，只得走進雲麓宮去。」

「剛跨進山門，只見一個童顏鶴髮的道人，迎面走了出來，顯出很誠謹的樣子，向我高祖行禮。說道：『貧道早知今日有貴人降臨，只因不便遠迎，尚希原諒。』那道人說這話的時候，聲音很低，好像怕旁人聽去的樣子。我高祖那時雖已在湖南做了一年多的巡撫，然不曾到過嶽麓山。這道人是誰，更沒有見過。這回微服私訪，連衙門裡左右的人都不知道，這道人怎麼說早已知道今日有貴人降臨呢？這不是很奇怪嗎？並且道人既是知道我高祖是貴人，這日會到雲麓宮來，何妨大大方方的出來迎接。說這幾句客氣話，又要是這們低聲，怕人聽見做甚麼呢？我高祖當時著實吃了一驚。欲待不承認自己是貴人，因料想這道人必有些來歷，決難賴過去，只得答禮謙遜。那道人不再開口說話，即邀我高祖到裡面一間樓上。那樓上陳設得非常精雅，毫無塵俗之氣，已有一個白鬚老頭，笑容可掬的立在樓上，好像知道有客來，特地起身迎諤的樣子。看那老頭的頭頂光溜溜的一根頭髮沒有，領下那部雪白的鬚鬚，倒分茂密，飄飄過腹。面目慈祥，風神瀟灑，和這道人一樣的仙風道骨，不是尋常年老人的氣概，使我高祖看了肅然起敬。」

「道人指著老頭介紹道：『這位是貧道老友呂宣良，江湖上人稱他為金羅漢的便是。因知道大人今日想為民除害，必親身來這山裡探看，我願助大人一臂之力，所以在此恭候。』我高祖一聽這話，又是驚訝，又是歡喜，連忙向呂宣良拱手道：『幸會，幸會，難得老先生如此古道熱腸，但不知前昨兩夜那種奇離的景象，究竟是何妖魅，竟敢如此橫行？兩位想必知道詳細。』呂宣良笑道：『老朽是山野之夫，舉動言語，素來放淡慣了，不知道禮節，望不見怪。這樓上是我這位道友靜修的地方，四圍窗壁，都貼了符錄，不問甚麼妖魔鬼怪，都不敢到這樓上來。我們無論如何縱談，都不要緊，若出這樓門一步，我便不敢回答了。』我高祖才想起進山門時低聲說話的情形來，原來果是怕有妖物在旁聽得。」

「呂宣良又接著說道：『我們這位道友，因生性喜種梅花，又喜畫梅花，就自稱梅花道人。在這樓上已七十年了。前、昨兩夜那種景象，非妖非魅，乃是一條數千年的大蟒。相傳禹王治水的時候，這大蟒就在洞庭湖裡與妖作祟。禹王用法術將他拿住，鎖在嶽麓上飛雲洞裡，因恐年深鎖壞，又逃出來害人，當時並刻畫一道符篆在一塊大石碑上，就用這石碑堵住洞口，把飛雲洞封了。」

這碑便是現在大家都知道的禹王碑。也是合該長沙的人民要遭劫！幾千年來，不曾有人敢將禹王碑污穢。偏幾個月以前，忽有一隻母狗，在禹王碑旁邊深草裡面，產了一窩小狗，糊了許多狗血在禹王碑上，將碑靈污穢了。這大蟒身上鏽鎖練，久已鏽斷，只因有這一塊碑封住洞口不能衝出來。既污穢得不靈了，哪裡還禁得住他住呢？就在產小狗的這夜，衝出洞來，出洞便化一個老和尚，來雲麓宮求見梅花道人。道人知道這東西陰毒異常，接見必受其害，不敢出面。雲麓宮大門上，有這人的符篆，他也不敢冒昧進宮裡來。

「這幾個月內，他每日到城裡化齋。我這道友就知道他是存心欺騙愚民，好落他的圈套。他的本身，能大能小。小的時候，和平常的水蛇無異。大時□數丈數□丈不等。發威的時候、充其量能長至百多里，昂頭與衡岳齊高。他因為顯出本身來，雖在黑夜。也容易被人看出，所以前、昨兩夜特地先噴了一天濃霧，然後顯形。他的心思，原想欺騙得一般愚民都信仰他到了極點，以為真是上天堂捷徑的天橋，源源不斷的走上去。那天橋到底是甚麼呢？就是他本身上的一條舌頭。大人請想：他頭在這嶽麓山頂上，舌頭能伸過河去，使一般愚民認做天橋。可想見他的身體，有多們長，有多們大！」我高祖聽了這些駭人的話，在正月那們寒冷的天氣，都驚得遍體流汗，即截住問道：『那們長大的身體，當時卻在何處呢？』

「呂宣良笑道：『地下那有好安放他的所在，當時僅有頭擱在這山頂上，身體還懸在半空中。依他幾個月的處心積慮，本頂算只須三次，便能輕輕巧巧，吃盡一省城的人民，虧了這位道友在這山上，不容他如此作惡，特地找我來做幫手，然我和道人都沒有收伏這東西的力量，僅能使他略略受創，不得安心吃人。兩夜都乘他剛將舌頭伸過河去的時候，同時各賞了他一劍，所以兩夜都只走上幾□個人，他就負痛不能不將舌頭收回。若不是這們對付，只怕省城裡的人民，此時已存留不到一半了。道人算定這東西，非有大人這般福分與剛正之氣的人，斷不能傷損他，預知大人今日必親臨此地，已為大人準備了軟胎弓，雕翎箭，箭簇上並敷好了見血封喉的毒藥，憑大人的威福，雖未必能取他的性命，使他終身殘廢，也可減退他不少的惡孽，料他以後不敢再來肆毒了。』

「我高祖見說前、作兩夜，因有呂宣良和梅花道人兩個，在暗中各刺了大蟒一劍，舌頭才收得那們快，使滿城的愚民，免遭大劫，一時心裡感激真是不可言喻。立起身來，恭恭敬敬的向兩人作了兩個揖道：『我在受朝廷重寄，作一省封疆大帥，坐視人民被毒蟒吞噬，不能解救，真教我愧作欲死，苟非兩位道長仁愛為懷，救人民於毒蟒之口，這樣亙古未有奇禍，出在長沙，我便萬死也不足以蔽辜了，只是雖承兩位道長的仁愛，已替我準備弓箭，無奈這惡物在伸舌頭吃人的時候，身體懸在天空，又在夜深霧厚之際，尋常弓箭如何能射傷他呢？並且說起來愧煞，我的射法平常，更久疏弓馬，沒得倒打草驚蛇，惡物不曾受傷，反惹發了他的毒性，益發肆無忌憚，那卻怎麼好咧？』梅花道人大笑道：『這不過憑仗大人的威福，假手大人射他而已。若專憑本領去射他，休說大人射他不著，就是養由基來，也奈何他不得！』

「梅花道人話才說到這裡，只見一個小道竟走進樓來，直到梅花道人身邊，湊近耳朵低聲說了幾句話，只見梅花道人臉上登時露出驚疑的樣子。我高祖以為，必是那毒蟒在外面又有了甚麼舉動，道童前來報信，所以道人現出驚疑的臉色。我高祖心裡也不由得有些驚慌不定，呆呆望著梅花道人，看道人有甚麼言語舉動？只見突然伸手向呂宣良一指，笑道：「哦，是了，一定是你兩位高足幹的玩意，不能胡亂怪火工道人！」呂宣良也現出吃驚的樣子，問道：「甚麼事是我小徒幹的？」梅花道人笑道：「去年有一個獵戶，送兩條臘鹿腿給我。我一向因沒有嘉賓，不捨得弄來吃。今日難得有貴人光降，早就吩咐火工取一條好生烹治出來，餉宴貴客。此刻小徒來報說：『兩條臘鹿腿，素來是掛在廚房裡的，昨夜還看見掛在原處，方才打算取下來，不知怎的兩條腿都已沒有了。』小徒說曾屢次聽得火工道人說，這們肥的鹿腿，好生用文武火燉出來，想必好吃得很，可惜師傅不教燉了吃，我們也就沒有這樣口福。火工道人本來嘴饞，又曾說過這些想吃的話，因此疑心是他偷吃了。我想火工道人雖說嘴得，究沒有這們大的膽量，豈有他偷吃了，我推算不出來道理？並且即算他忍不住饞，竟敢偷吃，至多也不過偷吃一條。我此刻雖不曾推算，然估料偷我這兩條臘腿的，必是你兩位高足無疑。』不知這兩條臘腿究竟是何人偷吃的？且待下回再說。」